清江說齋

西山蔡氏

宋元學案卅五

徐陳諸儒

コヒ13
485
25

東京大學圖書

汪 28 21

劉靖之

劉清之——族子 孟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南軒東萊同調

趙蕃——子 遂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鄭夢協

施霆亭

韓冠卿——子 燮

從子 境

韓宜卿——子 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度

支那所錢有

13

韓滮
宋之源
李燾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黃榦 別爲勉齋學案
曾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黼
許子春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從孫忱 從曾孫耘之
從孫性 別見潛庵學案
從孫 從元謂孫
彭龜年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向浯 別見五峯學案
並靜春學侶

鄞縣全祖望補本　　鄞縣王梓材校刊

清江學案　　道州何紹基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

本易之　梓材案清江學案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靜春學案後定刊

朱張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父滌

劉靖之字子和廬陵人學者稱爲孝敬先生先生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卽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先生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于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先生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諸生固已風動于是先生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諄諄辯告如教子弟晨入寓直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修身爲主至于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于是而出焉于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恥徇時俗者皆棄不錄于是學者又知所懲其于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閒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于進退取舍之閒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先生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叫呼犯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爲教官迨

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于聽事之壁先生既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先生平日閉戸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强附而時之縉紳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于朝宋室鉅人門戸一再世凋落者不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名式者爲刑部郎胡安定所爲記墨莊者至先生父滌亦好學修飭及乎先生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穆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敬夫栻爲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爲之傳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先生也 參朱子文集

孝敬家學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子和之弟也學者稱靜春先生初受業于子和登紹興進士因往見朱文公慨然有志于義理之學以力行切已者省察性情爲務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于容貌辭氣顏子用力于視聽言動方爲善學父憂服除調建德縣簿萬安縣丞檄視旱災徒步阡陌規畫防閑民甚有賴襲侍郎茂良爲帥具實跡聞于朝命都堂審察不赴時競羨餘發運使史正志俾拘集州縣畸零之賦將以薦之先生貽以書曰此皆州縣侵刻于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竟詣吏部銓除知宜黃縣龔侍郎又與周益公必大交薦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

大臣退托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
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簿服除通判鄂州知衡州初至兵無
見糧官無實俸上供送使無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諭民書一
編非理之訟日爲衰止又以士風未振增築臨蒸精舍如治心
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可舉而指之爲閱武場作朱陵道院祀
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于左死節晉太守劉翼宋內
史王應之于右以不能媚部使者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
精舍以處來學胡晉臣鄭僑羅點皆力薦之光宗起知袁州疾
作猶不廢講論病革取高氏送終禮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
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會子內外雜著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
錄墨莊總錄等書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靜春本臨江人原父貢父之宗也後徙吉之廬
陵四五歲讀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諷誦久之其父
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之要務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
先生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于兄孝敬先生
早夜力學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
而不專科舉之習燕居端坐終日翼翼尤愛惜士類有一
善則亟稱樂爲成就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汪文定公
應辰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李文簡公燾皆重之
其同輩所最相得者彭止堂向伯源

靜春先生語

苟志于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善士大夫是攀是慕與

向來眩于文章溺于訓詁流于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于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于氣用力如曾子于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王承告其子毗曰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

世道之衰屈身于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眞儒考德問業則曰是好名者經師易遇人師難遭

獨立無朋雖夙夜兢兢學不加進

學者多貪看見成道理

異端侵畔良可憂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故不必言此學二字

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便民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夫爲政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于義理竟難其人不亦誣乎但當精擇百官求其明于理義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變上下一心吾君吾相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于他而舉出于理義將以紹復大業無難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靜春先生語十一條今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荊公新學畧一條

附錄

先生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强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已欲應博學宏辭科及見朱晦翁即盡取所習辭業焚之慨然志于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先生已深知先生爲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先生天資既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艮巖李公皆敬慕之

書贊朱晦翁曰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又曰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嬾拙于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途既有聞于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于古人爲已之學者而然邪

又曰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于講學體驗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

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呂東萊與書曰參預處聞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姍雖意在諷切然便無誠篤氣象未必能動人也

祖望謹案參預謂平園東萊與平園札則曰子澄嘲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靜春學侶

文安文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忠憲彭止堂先生龜年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判向先生浯別見五峯學案

靜春家學孝敬再傳

劉先生孟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靜春門人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附子遂

趙蕃字昌父本鄭州人也南渡後居玉山學者稱爲章泉先生以大父龍圖致仕恩入仕嘗再得官皆未赴已而主太和簿先生雅有山林之思居官清苦題其齋曰思隱楊公誠齋贈之詩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又酷愛其詩以爲浪秋

菊嚼春冰也及爲辰州司理參軍辨冤獄不爲二千石屈以是罷然卒見直于當路先生少從靜春先生劉氏學至靜春守衡欲從之卒業乃求爲衡之安仁酒庫監甫至靜春以非罪去官先生卽丐祠從之歸論者嘆曰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先生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大節所在莫能奪也周公平園少與先生厚平園仕漸通顯先生寄之詩曰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及平園入相累薦竟不起論者以爲不食其言喜作詩書箋往復多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甚經意而閒遠自得讀者以爲有陶靖節之風中興而後學道諸公多率于詩呂居仁曾吉甫劉彥沖其卓然者乾淳閒薛季宣陳君舉九工至四靈雖嘗遊水心之門而無得于其學故是時學道而工詩者惟先生大江以南推

二泉其一謂韓氏澗泉也每當得意浩歌長吟有風浴訊歸之風然先生時以學道未成爲懼年且五十更從朱子請益及其老也猶以未路自警題所居曰難齋先生最謙退不敢以師道自居晚而諸儒彫謝惟先生巋然無恙門人負笈從之者益多則勉以師友之源流理宗卽位于時先生書祠官之考三十有一朝臣爭薦以太社令召三辭不拜以直祕閣召三辭不拜詔予祠先生連章請致仕不許自是累年請益力乃詔以原官老跡月而卒得年八十有七其長子遂亦七十矣所著有章泉集

雲濠案先生所著有乾道稾二卷淳熙稾二十卷章泉稾五卷劉漫塘表其墓信州守吳旂請錄其後詔以遂補上州文學亦固辭詔以承務郎致仕仍推恩于其子景定三年門人祕閣修撰鄭夢協爲請謚乃謚文節遂字景初

有家學

雲濠謹案學案底本先生別傳有曰趙昌父本管城人南渡與周益公同里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調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云云可與是傳參攷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附子燮從子境

韓先生宜卿合傳

韓冠卿字貫道忠獻公之後也知饒州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爲兩浙提刑膚胥次直祕閣膚胥始居越先生爲提刑之孫受業清江劉子澄之門清江之學于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教先生也以一實字蓋卽司馬溫公教元城以誠字之說子曰燮字仲和知滁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埜卿其子曰境字仲容史館祕閣亦能傳清江之學與滁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宜卿有子曰度

梓材謹案謝山于莊節傳云蕺山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知饒州之弟亦靜春弟子

隱君韓蕺山先生度

韓度字百洪隱居講學肴參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蕺山先生稱之

庶官韓澗泉先生淲

韓淲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先生元吉之子有高節從仕不久卽歸信上嘉定中卒有澗泉集

郡守宋先生之源

宋之源字積之朱子更曰深之雙流人也祕書丞若水子兄弟

皆師朱子祕書使湖南先生從行朱子謂曰衡湘胡氏父子兄弟及南軒講學地也今其流風遺韻多在者吾友劉子澄方爲守可就訪之先生奉教既至遂學于劉氏會元嘉戴少望亦在焉先生又師之其不名一師好學如此官龍游令逆曦之變解印去賊平當路者以聞詔進秩知什邡縣累官知雅州夷人盜邊撫而又至先生曰不大治不創乃絕其餉道示必盡之夷誓死無犯壘書褒嘉進知嘉定府卒

文肅李悅齋先生辜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　別爲勉齋學案

會先生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特奏劉先生爚

劉爚字季章與景陽許子春皆廬陵醇儒從朱文公學後爲特奏第一人　參鶴林玉露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季章書二十三在劉公度許景陽之閒其書有云劉袁州不謂遂止于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歎服袁州謂靜春則先生固從學靜春者蓋卽劉爚字季文之昆季也又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景陽季章四字卽先生與許先生子春爾

許先生子春

許子春字景陽同安人黃勉齋答余瞻之書云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雖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若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　參勉齋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稟底列先生于靜春門人而未詳事實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有許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名字互易今從勉齋集改正先生殆以靜春弟子而受學朱門者

章泉門人 孝敬三傳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忠文周先生端朝

修撰鄭先生夢協

鄭夢協字新恩玉山人也章泉先生高弟梓材案章泉行狀先生所作與魏鶴山眞西山厚講道最篤而漫塘最稱其文嘗官祕閣修撰

施尊道先生霆亭

施霆亭字榮南邵武人也趙章泉弟子以學授徒鄉人稱爲尊道先生

韓氏家學

隱君韓蕆山先生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義行先生忼 附子耘之孫謂

韓忼字義行梓材案謝山原底作義行先生韓亢又云學者私謚爲義行先生今檢史刻鮚埼亭集蕆山相韓舊塾記云莊節與其兄忼字義行並有名莊節名性其兄必名忼不名亢義行其字也並非私謚故節而易之又案是傳先生從弟莊節兄忼亦異會稽人也忠獻之後左司員外郎膺胄之元孫宋宰相家之講學者范文正公後相繼三世五人趙忠定公後相繼七世十有八人張魏公後相繼三世六人呂正獻公後相繼四世六人稱最盛執政家則范蜀公後相繼六世八人而忠獻公之裔五世後自貫道先生始學于清江劉子澄諸子若孫繼之亦五世先生其孫行也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貫道之得于劉氏者以實字爲宗蓋亦涑水不妄語之緒先生克昌其學宋亡韓氏失祿仕先生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五百年來文獻失落貫道先生志銘出于慈湖

今亦不存其僅得見于世者莊節一人而已予故畧存其學統以附之范呂之次先生子耘之孫諤亦皆以學行稱

莊節韓先生性 別見潛庵學案

唐仲友
父堯封
元嘉同調

傅寅 子大東 子大原 從子定

傅芏

吳棨

葉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朱質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張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金式

唐仲溫

唐仲義
並說齋學侶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鄞縣全祖望補本

說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梓材案說齋學案謝山所特立

永嘉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父堯封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

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晦翁爲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劾之愈力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既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于心稽之于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卿曰說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爲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爲信立索印摭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說齋姻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閒氣耳于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此并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譖之東萊東萊轉告晦翁案東萊最和平無忮忌且是時卒已一年同

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似未盡以晦翁所行爲至當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證眞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憝而反覆于官妓嚴蕊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于誣抑且傷□□□且蕊自台移獄于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爲妄言以汚君子有死不能也于是苗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以在官嘗刊荀揚諸子爲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于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

也至是或以媚家之故稍費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嗾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爲逢迎魯公豈聽之夷考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蓋先生爲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爲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同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先生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淪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尚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

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于道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

祖望謹案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考當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于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艮齋止齋水心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于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于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耶黎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齊斟酌其說似未然也

愚書

制命在君然不可居物之先代終在臣然不可享功之成故用九以无首爲吉六三以含章爲正詩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善以報其上

命討天也行之君也威福辟也佐之相也惡者必懲則奸民無盜跖之壽善者必申則賢士無原憲之貧故君相不可以言命

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輔相之臣

大臣正君其次謀國其下謹身

正君之難在制其欲不窒其源如決流何不翦其根如滋蔓何防微消萌力少而功多

位尊難安德盛難全

勝人人必恥下人人必喜恥生競喜生敬 以上君臣

避世非君子之心

中狹常易盈內荏常易屈

君子之進退風俗之樞機也必退絕物其俗激必進失己其俗競不激不競以善天下之俗

莫神于天以民從違莫尊于君以民安危天且靈之孰能違之君且高之孰能下之

道有興廢民無淳漓堯舜至仁不能絕天下之欲幽厲極暴不能滅天下之性以民爲非古是謂誣民以道爲不可行是爲賊道

遷都以復先業何畏而猶東征以卒圖事何恤而猶有誥未恤而強之從必有逆命而陷于罪者聖人蓋不忍焉耳以上

爲治者不可變常道言治者不可厭常談

勤固勝怠勤而非禮則勞儉固勝奢儉而非禮則偪存小節而喪大體君子不取也

善爲教者反諸身以上治教

怯不勝勇勇不勝敬

古之爲兵者教之以孝弟忠信惟恐其不君子也後之爲兵者教之以權謀變詐惟恐其不小人也

取民之財以養兵不如使民自養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衛民不若使兵自衛之甘心也以上兵財

順命如順親係性如係子養心若養苗馭氣如馭馬防欲如防

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誠

鏡固瑩塵則昧之水固清風則濁之塵去鏡明風息水止外物不干天性乃見

親疏固有情遠近固有勢貴賤固有分因其情順其勢明其分微而草木各得其所是吾道之所以為異也咈其情逆其勢忘其分闇門之內有所不行是墨氏之所以為同也吾道之異適以為同墨氏之同秖以為異

德莫先于孝孝莫難于保親之所與庶人有身推之天子有天下有而保之孝莫大焉

陰陽之說勝則禮經廢形相之說勝則心術喪祿命之說勝則人事怠失之已求之天君子不由也

由惡近善蓬生于麻由善近惡絲涅于墨

謂道為難若塗若川謂道為易若天若淵謂之易輕而失謂之難畏而止勿畏勿輕學而已矣

文以明道或以蔽道傳以通經或以亂經學以知性或以汨性說日益新理日益昧

兼愛似仁為我似義清靜寂滅似無思無為

莫易欺于形莫難欺于神形視吾外神視吾內 以上道學

未有欲有既有欲其若無未實欲實既實欲其若虛

君子不絕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

衆人徇利以犯難賢者潔身以避害載道以濟世而不曜其患者惟聖人乎 以上聖賢

說齋文集

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誠意之開顯于舉賢放佞之際故伯益告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惟陛下防私如禦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于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或出于左右之譽而咈天下之公議儻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 館職備對劄子

荀卿有性惡之說場雄有善惡混之說韓愈有上中下之說性惡之說為害尤大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鬱陶之思以僞

為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于言愧形于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為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之情則于咸言天地之道則于恆至言天地之心則必于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于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于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人之誘于物也陰之剝也俄然而復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于復觀之

性論

孟子書七篇荀卿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二書蓋相表裏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為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語也

王霸之異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義霸者亦有仁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于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于詐故假仁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幸人人從而義廢湯武桓文由此分也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乃言性則曰本惡其善者僞也夫善可僞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也四者既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爲霸者之佐也李斯之學實出于卿蓋卿有以啓之或曰卿之言曰君子養心莫善于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于誠哉曰子以爲誠者自外至耶將在內耶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非二物也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惡覩所謂誠

乎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辭幾與孟子埒至于以義爲外以性爲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荀卿化性起僞之說告子之儔也 荀卿論

卿謂聖人惡亂故制禮然則禮強人者也惡亂故制樂然則正聲乃矯揉而淫聲乃順其情者也見禮樂之末而未揣其本卽性惡之說吾故謂告子之流 讀荀子禮樂二論

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釋老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釁戾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

溷濁世處俗塵孰若自在而遊樂國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君子則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死生性命之際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儒書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釋老之害牢不可破嗚呼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于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乃惑于疑似之際蕩然莫返吁可悲矣生死鬼神之理惟聖人知之道家欲不死佛家欲無生皆未之知也聖人明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然不諄諄以告人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故子路問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常行而他求也學者不求之易論語之閒而輕受愚夫之誑平時高談則曰吾學有所悟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爲其似是而非今釋老者爲己則一毛不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 釋老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其端則始于至誠力學後世求其說而不得流入釋老以爲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于聖人之域相與用心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于盡廢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人 顏會論

謝山唐說齋文鈔序曰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于乾淳閒自爲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訾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詆朱子幷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考台州之案其爲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于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荀楊王韓四書未爲傷廉其中或尙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旣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于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于經世之學深寧私淑于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于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謂說齋自矜其博常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搆之于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說齋學侶

教授唐先生仲温

主簿唐先生仲義合傳

唐仲温仲義金華人皆說齋之兄也自其父侍御堯封以及說齋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閒自相師授仲温饒州教授仲義樂平主簿參蘇平仲說

說齋門人

傅杏溪先生寅附子大東大原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也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骨清聳于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說齋唐先生講學于東陽吳葵之家先生之中表也因從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

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陑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于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歷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考大愚呂先生見其禹貢圖曰是書可爲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書院中列坐諸生揭其圖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之見恥受教也先生亦樂爲之盡時人服大愚之善下而益嘆先生之學之邃也嘗舉文中子之說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反覆太息謂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原菲常用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

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爲是方者固名醫也熙寧諸賢但知力攻毒苗而不知以此折之是以不足以詘其說故先生之書于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賦之說尤詳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歷歷如指諸掌然自經制事功之學起說者病其疏于踐履而先生之教人則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蹴語者故其教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閒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先生精于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遽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所以教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官府長吏之賢者或造而問政則盡言無隱人有隱被其賜者而未嘗洩也所與交遊其官至執政或臺諫則不復與之通問州里有事以身任之而不辭里中與馬師文孫居敬最相契亂嘉戴少望聞其名執贄願交大愚之登朝也累以先生之學行爲言黃文叔與彭止堂輩爭欲薦之或言先生必不可屈乃止其後館于黃商伯之家最久賓主之閒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之語先生既不仕無祿又不屑治生產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于宗族鄰里無所留晚益貧太守孟猷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饑餓于我土地乃捐俸以倡諸好義者爲買田築室于東陽之泉村黨禍既作先生杜門不出其詩閒遠古淡有淵明康節風初說齋以其學孤行于東萊亦絕不

通問葉秀發朱質雖以呂氏弟子來學于唐而其統未合朱子則互相糾奏至先生始和齊斟酌無復乖刺先生諸子大東承其家學敦慤有父風而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學于朱門一家之中旁搜博採不名一師

主簿吳先生葵

吳葵字景陽其家以貲雄于東陽與郭氏埜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洞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而吳氏亦有安田書院初則徐天民主之已而唐說齋主之皆攜弟子百餘人以至遠近驚愕先生既從名師儒經彙史九好遊短棹獨往一覽數州葉水心仕江淮閒先生遊輒過之水心爲之飯問其所爲笑而不答杏溪先生傳寅者說齋上座弟子而先生之外弟也忘年事之如師杏溪家貧先生爲之紀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而其居數十里皆其所養生而送死也累官通山縣簿有聲民皆化之攝大冶縣以德導民大冶監利濟局嘆曰吾本無仕進意今老矣遂奉祠卒水心爲志其墓

知軍葉先生秀發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侍郎朱先生質　別見慈湖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正言金先生式

金式字元度金華人從說齋遊淳熙十一年進士以右正言終在官三十年清貧如一日輦豐狀其行謂金華之人傑　參嘉靖金華志

杏溪家學 說齋再傳

傅先生定

傅定字敬子杏溪先生兄子杏溪自程其子姓于學嚴而有節晚乃遣先生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文公集中有與傅敬子書即其人也 參柳待制集

雲濠謹案黃晉卿記杏溪祠堂言先生受業朱門得其微言奧旨歸與諸弟共講云

杏溪門人

進士傅先生芏

傅芏字升可義烏人也淳熙五年進士精于經史之學爲杏溪上弟子從遊之士極盛未仕而卒所著有南園詩文集二十卷南園講錄

徐陳諸儒學案表

徐誼——趙希鎧

元嘉金溪同調

丁黼

父泰亨

黃中

彭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錢文子——喬行簡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元嘉同調

丁黼 見上宏父門人

曹幽

湯程

陳葵

附師魏益之
金溪同調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宋元學案卷六十一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徐陳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
青田陳先生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
矣述徐陳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爲謝山所特立序錄原
徐陳諸儒蓋忠文後益以錢白石
故易其稱又案一本作平陽學案

陳陸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由池州教授敭歷淸要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鎭隆興府而卒謚忠文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婺州流離十年而後得釋葉水心誌其墓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于語言播流于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于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寤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矣封信安郡公趙希鎔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原本列金溪學案其傳云先生稟學象山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象山視其文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先生謂象山曰與晦翁月餘說話都不討落著與先生說話一句卽討落著是說猶沿象山年譜故以先生爲陸氏門人而謝山不以爲然

附錄

舒廣平答先生書曰吾人平生所志期不負所學中都臭味頗薰炙人造道如子宜知不可汨要須惟日孳孳簡易明白以滌盡利祿境庶此志獲申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陸子之教大行于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祭徐忠文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忠文之力水心作忠文墓志言公以悟爲宗云云此忠文有合于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畧而不書得閻下表而出之善已然忠文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傳未有明文黃氏日鈔謂忠文見陸子天地之

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忠文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忠文侍學之語恐未可據

孔嘉同調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也乾淳之際孔嘉諸儒林立先生徧從之遊而于徐忠文公宏父尤契入太學有盛名嘉定後諸儒無一存者先生歸然爲正學宗師以太學兩優釋褐仕至宗正少卿學者稱爲白石先生所著有白石詩傳雲濠案謝山劄記白石詩傳二十卷其門人曰喬行簡丁黼曹豳湯程

金溪同調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附師魏益之

陳葵字叔向處州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舉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師事魏益之水心志其墓曰君既與魏益之遊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于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髣髴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辭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往往近于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捨包蒙之鑰遊于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

蓋不以悟自足也然則先生之學亦或有異于其師者與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此傳黃氏補本亦附金溪卷末以謝山稟底佚此據以補之

宏父門人

少保趙時隱先生希鎧

趙希鎧字君錫太祖九世孫也南渡後居常山少從父官衡陽嘗有聞于陳文節公止齋而卒受業于徐忠文公宏父雅以寒素自居力貧苦學借書鈔誦成慶元二年進士釋褐汀州司戶時峒寇李元鼈出沒汀贛閒軍且至寮佐集議守城先生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見乎先生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曰卽以付君時先生以宗子初入官皆爲危之至關審形勢明斥堠賊遣諜至先生得諜縱其舉火相示而嬴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衝枚至先生嚴兵以待賊至矢石雨下無一免者餘黨聞風而遁軍還老幼羅拜相屬先生由他道避之論功卽拜本州推官調夔州運司屬官掌大寧鹽井事淸積負卻羨餘知玉山縣召對首言民力困于貪吏軍力困于償帥國家之力則外困于歸附之卒內困于浮沈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敝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除大理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先生白其長推行之已而以宗室換班授吉州刺史提舉宮觀輪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辨事之人朝紳淸選也以緘默爲鄭重以

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得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待指授于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所憂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升一請一免而不得援乞免例已陞內舍胄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累遷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在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理宗動容曰卿所陳于初政所繫尤切次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晉節度使封信安郡公以足疾卧家累歲而卒贈少保信安郡王先生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其仕夔也安沂公丙一見異之解佩玉以贈且欲舉之

先生辭以及格沂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盍貤諸所親曰有母黨可然不敢專沂公曰君謂之可則可矣竟舉而貤之時人兩賢之既換班自號時隱居士祁寒盛暑未嘗謁告或以爲太自苦曰吾乃媿報稱之難也如幷廢之若此心何衣食僅足不置妾侍故訓詞有云爵祿褒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實錄也 從蔣氏所藏稾底錄入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 父泰亨

丁黼字文伯故徐州人也漢說易大師將軍寬之後世居沛陽閒南渡後徐爲戰地先生曾大父執中卜居青陽尋遷石埭家世忠孝雖南遷三世時望歸故土不治產業其大父嘗夢神告之曰若死葬于延溪寺右三紀之後必昌又三十年而生先生

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父泰亨宿儒也自教之已而平陽徐忠文公誼教授池州父挈先生共往從焉忠文以老友待之留與共訓後進而授先生以語孟學庸大旨聖賢修己治人之學孔嘉錢宗正文子亦頗儒先生由忠文以見之得其經學先生氣竦神悟誦言觀行遂爲忠文門下第一成淳熙進士枋臣當國賢士多沈下僚時天下所稱爲正學直道者鶴山平齋西山皆重先生而鶴山九契嘗曰忠肝義膽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也曰吾交文伯二十年眞端人也嘗聞張行父之賢亟求見之叩以南軒之學以爭濟邸事于宰相怒被逐宰相死召還累官軍器監數上封事言大臣不法事累進累蹶以直祕閣知信州吉州皆有聲西山爲江西安撫薦之詔遷提刑尋充四川夔州路安撫使兼知夔州時崔菊坡方帥四川聞先生至喜贈詩所云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者也先生涖夔疏上十事夔大治乃以右文殿修撰充廣西副制置使守靜江尋以四川副制置使守成都自嘉定端平以來諸儒講學者亦間或得大用于朝然率不久輒去至是零落且盡而先生獨存又棄之巖疆以陷之死時蜀事已極壞先生延李微之于幕力行寬大之政蜀人戴之如父母而知事之必不可支也乃遣其家屬南歸曰無以老子爲念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大入先生乃守大小城飛山移屯盡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北兵詐用宋將旗幟城中以爲潰兵也以楊招之已而知其非或勸先生以自全計先生笑不答曰吾爲副元帥死其分也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

館甥以收吾骨整兵夜出城南遂戰于丐筍街衆散且盡先生入城幸其親信侍從數十人巷戰寮屬惟參議官楊大異一人力竭皆死之大異復蘇得免事聞賜祠贈恤如制謚恭愍所著有延溪集六經辯正疑問諸史考

祖望謹案先生以平陽高弟徧候諸儒伯仲眞魏之閒晚年埋血沙場大節凜然而宋史附之忠義傳末不詳其籍里不志其生平讀者茫然荒畧未有如此之甚者予少有志于改正宋史曾從元樂大典鈔得先生別傳一篇十年以來忽忽失去昏忘不能追憶僅約畧其大概列之學案而其言行之詳不復能舉矣又嘗見先生作范文正公祠記其中謂池州實有長山文正之母晚適朱氏實爲池人未可竟指爲淄州之長山其文亦朗朗有法

附錄

吳鶴林曰恭愍生平忠雅端靖持論侃然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有一毫詐欺之事寧嬰黃閣之怒而未嘗少怠其呵護善類之心于義利界限裨之尤明死國未幾制府參謀口翊雍容就義文南守相口銳口汝薾慘忱血戰而死皆其英風義魄所風厲也

修撰黃先生中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也成紹熙進士爲館職肆力于學時徐忠文公方起平陽于孔嘉諸儒中又別爲一家先生從之遊嘗與朱子往復論學欲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學祭方嚴先

生校藝漕闈發策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回既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寂寞之濱亦足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朱子見之嘆曰近年此等議論令人嘆服

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敷陳剴切寧宗曰朕正倚毗卿前後三十餘疏當路不喜出知袁州徙泉州進右文殿修撰卒平陽弟子以先生爲第一

提舉彭先生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白石門人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恭愍丁延溪先生薦 見上宏父門人

文恭曹東畝先生豳

曹豳字西士瑞安人文肅公叔遠族子也少從錢白石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公擇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徹建虎邱書院以祀尹和靖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明復之過迕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東畝見程撫州士龍所作劉寶山先生行狀

縣尹湯先生程

湯程與喬行簡同門爲縣尹嘗爲喬述白石病革時言曰吾于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云參喬孔山文集

梓材謹案喬文惠序白石詩傳前云同門湯尹程後云訪求于湯尹之姪時大俾偕詁釋刻諸郡齋謂之湯尹故知其爲縣尹也

蔡元定

父發 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子淵

孫格

陳光祖——子沂別見北溪學案

翁泝

熊剛大

葉采別見木鍾學案

熊慶胄

徐幾並見西山眞氏學案

熊酉

何雲源別見九峯學案

子沆

子沈別爲九峯學案
朱塾
朱埜並見晦翁學案
楊至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婁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劉爚
劉炳
劉砥
劉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西山學侶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西山蔡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蔡文節公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梓材案文節傳原附晦翁學案謝山始別爲西山蔡氏學案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父發

蔡元定字季通建之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

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先生曰此孔孟正脈也先生深
涵其義既長辨晰益精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大驚
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先生質
正焉從臣九公袁楊公萬里薦堅以疾辭慶元初年韓侂胄禁
偽學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
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
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寖帶博潛形匿跡如鬼如
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先生曰化性起僞惡
得無罪遂謫道州郡縣捕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文公與諸所從
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文公視先生不異乎
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屨同

其子沈行三千里胹爲流血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或謂宜謝
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
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
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
卒于貶所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先生從文公遊最久精
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九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陳之說
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先生爬梳剖析細入秋
毫莫不暢達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
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先生處家以
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
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

蔣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陳圖說子淵沆沈並躬耕不仕

西山律呂新書

律呂本原

黃鍾第一　以漢志斛銘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　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一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衡權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黃鍾之實第二　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鍾分定

子一　黃鍾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鍾之實

案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

黃鍾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
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釐　一爲
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十七

爲一釐　三爲一毫　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八十一
爲一釐　九爲一毫　一爲一絲
亥二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毫　三爲一絲　一
爲三忽
案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
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
其下陰數以倍者卽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

者（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算　半三寸二分八釐
六毫二絲三忽
案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蔟得全寸約以分
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
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

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
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黃鍾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
五毫三絲一忽
林鍾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
六毫五絲六初
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

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
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
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鍾九萬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餘一算　半二寸三分
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强不用

案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稍高于正律也然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損益再生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

爲宮也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案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生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案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閒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閒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强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之數所以止于二也變宮變徵

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半聲朱書　變律朱書　半聲墨書

十一月黃鍾宮

六　月林鍾宮黃鍾徵

正　月太蔟宮林鍾徵　黃鍾商

八　月南呂宮太蔟徵　林鍾商　黃鍾羽

三　月姑洗宮南宮徵　太蔟商　林鍾角　黃鍾變宮

十　月應鍾宮姑洗徵　南宮商　太蔟羽　林鍾變宮　黃鍾

五　月蕤賓宮應鍾徵　姑洗商　南呂羽　太蔟角　林鍾變宮　黃鍾徵

十二月大呂宮蕤賓徵　應鍾商　姑洗羽　南呂角　太蔟變宮　林鍾徵

七　月夷則宮大呂徵　蕤賓商　應鍾羽　姑洗角　南呂變宮　太蔟徵

二　月夾鍾宮夷則徵　大呂商　蕤賓羽　應鍾角　姑洗變宮　南呂徵

九　月無射宮夾鍾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應鍾變宮　姑洗徵

四　月仲呂宮無射徵　夾鍾商　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鍾徵

黃鍾變　仲呂徵　無射商　夾鍾羽　夷則角　大呂變宮　蕤賓徵

林鍾變　仲呂商　無射羽　夾鍾角　夷則變宮　大呂徵

太蔟變　仲呂羽　無射角　夾鍾變宮　夷則徵

南呂變　仲呂角　無射變宮　夾鍾徵

姑洗變　仲呂變宮　無射徵

應鍾變　仲呂徵

案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

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蔟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
蘇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自蘇賓而下則有
應鍾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蘇賓而下則有
變律蘇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
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
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
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
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
七之數也

六十調圖第九 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鍾宮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蘇賓 正	林 正	南呂 正	應 正
無射商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仲 半	林 變半	南 變半

	夷則角	仲呂徵	夾鍾羽	大呂宮	應鍾商	南呂角	蘇賓徵	姑洗羽	太蔟宮	黃鍾商	無射角
	夷 正	仲 正	夾 正	大 正	應 正	南 正	蘇賓 正	姑 正	太 正	黃 正	無 正
黃	無 正	林 變半	南 變半	夷 正	大 半	應 正	大 半	夷 正	姑 正	太 正	黃 變半
太	黃 變半	南 變半	夷 正	無 正	夾 半	大 半	無 正	應 正	蘇賓 正	姑 正	太 變半
姑	太 變半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仲 半	夾 半	黃 變半	大 半	夷 正	蘇賓 正	姑 變半
仲	姑 變半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夾 半	仲 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無 正	林 正	仲 半
林	仲 半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蘇賓 半	仲 半	姑 變半	蘇賓 半	黃 變半	南 正	林 變半
南	林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蘇賓 半	夷 半	林 變半	蘇賓 半	夷 半	太 變半	應 正	南 變半

林鍾徵 林 正 南 正
仲呂羽 仲 正 林 變
夾鍾宮 夾 正 仲 正
大呂商 大 正 夾 正
應鍾角 應 正 大 半
夷則徵 夷 正 無 正
黃變半 太變半
蕤賓羽 蕤 正 夷 半
姑洗宮 姑 正 蕤 正
太蔟商 太 正 姑 正
黃鍾角 黃 正 太 正
南呂徵 南 正 應 正
林鍾羽 林 正 南 正
仲呂宮 仲 正 林 變
夾鍾商 夾 正 仲 正
大呂角 大 正 夾 正
無射徵 無 正 黃 變半
夷則羽 夷 正 無 正
蕤賓宮 蕤 正 夷 半
姑洗商 姑 正 蕤 正
太蔟角 太 正 姑 正
應鍾徵 應 正 大 半
南呂羽 南 正 應 正

林鍾宮　林　正　南　正
仲呂商　仲　正　林　變
夾鍾角　夾　正　仲　正
黃鍾徵　黃　正　太　正
無射羽　無　正　黃　變半
夷則宮　夷　正　無　正
黌賓商　黌　正　夷　半
姑洗角　姑　正　黌　正
大呂徵　大　正　夾　正
應鍾羽　應　正　大　半
南呂宮　南　正　應　正
應　正　大　半
大　半　太　半
太　半　姑　半
姑　半　黌　半
黌　半　夷　半
夷　半　無　半

林鍾商　林　正　南　正
仲呂角　仲　正　林　變
太蔟徵　太　正　姑　正
黃鍾羽　黃　正　太　正
無射宮　無　正　黃　變半
夷則商　夷　正　無　正
黌賓角　黌　正　夷　半
夾鍾徵　夾　正　仲　正
大呂羽　大　正　夾　正
應鍾宮　應　正　大　半
南呂商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夾　半　仲　正
姑　半　黌　正
黌　半　夷　正
夷　半　無　正
無　正　黃　半變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姑　半變　仲　半
仲　半　林　半變
林　半變　南　半變
南　半變　應　正
應　正　大　半
大　半　夾　半
夾　半　仲　正
仲　正　林　變
林　變　南　變
南　變　黃　半變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姑　半變　黌　半
黌　半　夷　半
夷　半　無　半
無　半　黃　半變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太　半變　仲　半
仲　半　林　半變
林　半變　南　半變
南　半變　應　正
應　正　大　半
大　半　夾　半
夾　半　姑　半
姑　半　黌　半
黌　半　夷　半
夷　半　無　半

林鍾角 林 正 南 正
姑洗徵 姑 正 蕤 正
太蔟羽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南 正 無 正
應 正 應 正
大 半 大 半
太 半 夾 半
姑 半
蕤 半

案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太呂畢曲太蔟宮至仲呂羽並用太蔟起調太蔟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蔟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桉每律各一桉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

以緝素桉應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强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

案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上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强在律爲尤强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强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嘉量第十二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于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

一兩兩爾也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著書兩卷凡若干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于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九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于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附錄

西山師事晦翁而晦翁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所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晦翁閱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卽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別錄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于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偏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息心休養才緒動冊子便覺前人閫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又曰季通一生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討耳

戊午歲西山先生卒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于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斯耶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

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下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于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眞宅而兀詄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黃勉齋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于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唐仲冕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

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閒其功亦不細矣

梓材謹案蔡氏九儒書載鶴林王露輿此條同第伊川下有橫渠東萊下有象山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下有云然天地之閒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輿危微精一之語並傳末又云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人無傳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補

西山學侶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邛劉諸儒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

劉先生砥

劉先生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劉李三傳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西山先生之長子也先生于易一書沈潛反復積之有年精神之極神明通之著爲訓解意言辭象分爲四卷董氏眞卿曰其書經二篇以孔子大象置逐卦辭之下彖傳又置大象之後小象置各爻辭之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辭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亦低一字書爻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雲濠案經義考引董說易大義下又有古易叶韻開禧乙丑自序云

易象意言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一者耦也陰之數也伏羲氏畫一以象陽畫一以象陰見陰陽之中各復生陰陽故再倍而三爲卦者八所謂小成者是也因而重之故三畫爲貞而上三畫爲悔也三畫爲貞而上三畫爲悔也

爻有四象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也少陽之數七少陰之數八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變而少不變聖人取變者爲用故陽爻曰九陰爻曰六

六七八九者陰陽之用數也陽以進爲用故少于七而老于九陰以退爲用故少于八而老于六

凡爻位俱陽與爻位俱陰爲當位或陽爻位陰或陰爻位陽爲不當位

六位之卦初與四爲應位二與五爲應位三與上爲應位陽爻遇陰爻陰爻遇陽爻則爲有應若陽爻遇陽爻陰爻遇陰爻則爲无應

六位之卦三與五爲陽二與四爲陰陽以升爲用故進成乎五陰以降爲用故退成乎二五者陽成而得中也二者陰成而得中也故皆吉三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危四陰柔未成而不中故懼

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以陰承陽以陽乘陰爲順以陽承陰以陰乘陽爲逆

中則不失乎善偏則流爲惡八卦相錯惟二五得中後世互體之說不可謂全無義理象傳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八卦隨盡賁咸恆損益渙也止言剛來者訟无妄二卦在八卦者或曰柔上剛下或曰剛上柔下或止曰上下然其爲卦皆三陰三陽本具乾坤之體而上下交往來也乾剛交坤而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故言剛來剛下者明乾剛在上而下交坤言柔來柔下者明坤柔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上則又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上交乾者也是皆本諸乾坤之交而互取之耳至于訟與无妄則止言剛來剛自外來蓋其爲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故乾體居上不動而所以爲坎爲震之剛者皆自外來也夫子言卦變之義于此可見其兩端焉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易之道生道也震艮陽卦震取初艮取上者理當然也巽兌陰卦與震艮爲對者也乃不取初上之陰而取二五之陽也至于復姤史剝之類莫不取陽爲用焉是知陽能生陰不能生易之本也非聖人特賤乎陰而不取也

乾坤體純坎離體交而其用皆在中故乾坤坎離之用皆在二五也至于乾坤相錯則爲泰否坎離相錯則爲既濟未濟亦皆主二五爲用也

乾坤屯蒙卦之名也健順動說卦之性也天地風雷卦之象也陰陽剛柔卦之才也中正危懼卦之位也應害遠近卦之情也

上下乘承卦之體也元亨利貞卦之辭也剛柔往來卦之變也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彖不言陰
陽剛柔坤主質故以柔言否泰交不交氣也又具乾坤之體故
皆以陰陽言否類于坤故又以剛柔言餘卦不滯乎事則滯乎
物故皆以剛柔言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易與變本一事也未入用則謂
之易已入用則謂之變蓋易無體而變有體也觀變于陰陽而
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陰陽剛柔皆畫也未入用則謂之陰
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蓋陰陽氣而剛柔質也故夫子釋乾坤
闔闢曰變而不曰易釋卦爻之用曰剛柔而不曰陰陽
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陰无首而從陽者也先陽而動則迷
從陽之後則得故曰先迷後得主利
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陽无終代其終者地也故曰地道无
成而代有終也
伏羲八卦之序以二氣消長成文王八卦之序以萬物盛衰成
伏羲八卦是造化生物之理文王八卦是造化運行之理
天地者其體也四時者其用也日月所以為四時至德所以生
天地
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為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
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以為寇旅之上非不凶
也而五承之以得譽命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知者乾道作者坤道夫子于乾則曰知
大始坤作成物故知者乾道作者坤道夫子于乾則曰知

至至之知終終之乾能兼坤故知與行無不盡也至于坤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坤承乾而行者故特言行之而已程子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學者之事蓋乾能盡知與行而坤則但能行之而已此所以爲有閒也

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體靜而生則吉凶悔吝由乎我故曰先天文王八卦流行者也體動而成則吉凶悔吝奉乎天故曰後天易中之言仁或爲陰或爲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陽也蓋自智仁而言則智先而仁後智動而仁靜自仁義而言則仁先而義後仁行而義止此陰陽之所以異也

易有太極之易未生兩儀之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生兩儀後之易也故易在兩儀之先其易无體在兩儀之後其易有體

藏諸用有兩義在顯仁之前則所以顯仁者爲用以其不可見故爲藏諸用在顯仁之後則既顯而爲物矣一物又各具生生之用故亦爲藏諸用

寒暑也晝夜也生物之陰陽也氣形也魂魄也物生之陰陽也生物之陰陽則屈伸相推無不變也物生之陰陽則陽能變而陰不能變故易大傳曰游魂爲變而不及魄者物生之陰陽也易中言變化者剛柔之窮皆變變則化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在化之先故爲陽化在變之後故爲陰蓋以先後爲陰陽非謂陽動爲變陰動爲化也

大傳言易有三易有太極易无體易无思无爲言易之本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言易之用也易與天地準易有聖人之道四之類言易之書也

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智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

坎之陰爲陽所得則升而爲雲陽淺則爲霧坎之陽爲陰所累則降而爲雨陰淺則爲露

陰在外陽不得出則爲雷陰固則爲地動震陰在內陽不得入則爲風陰固則爲大風巽陽包陰則爲霰離陽和陰則爲雪離交坎陰包陽則爲雹坎陰入陽則爲霜坎交離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爲日爲月離坎陰陽相戞則爲電陰陽失位則爲霓凡卦柔近

剛則柔爲得剛剛近柔應柔則剛爲柔累

吉凶悔吝具四象之義悔者吉之未成也吝者凶之未成也猶少陰少陽未成乎陰陽也

貞吉貞凶貞厲貞吝其所繫雖若不同然皆一理也其得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吉其失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凶其失之淺者則曰貞厲曰貞吝

无咎有五義師之彖吉而无咎者也節之三過由已作而无所歸咎者也大過之上凶而不可咎者也晉之初善補過而无咎者也萃之四獲吉乃能无咎者也

无悔有四義咸之五安于无事而无悔者也復之五自修而免悔者也大壯之五理之必至而无所可悔者也渙之三急于成

功不以悔爲悔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也此章之神指發而妙萬物者爲言也易指欲發者爲言也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此章之易指未發者爲言也神指初發者爲言也蓋易者神之本神者易之用以寂感言之明矣然寂之中又有感而感之中又有寂故夫子之言不一而足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一章言聖人盡神而本于易也易无思也一章言君子學易而至于神也

感而動者發于中而無次序坎離是也動而運行者始于下而有次序震巽艮兌是也

夫子以仁義禮智爲元亨利貞然仁義禮智之在人心其發于情也不以序而見與坎離震巽艮兌同義元亨利貞在天時則運于氣也必以序而行不以序者感而初發也必以序者發而後運也理雖同而時有先後此又不可不察也

氣化者有生之始而初生也故上經始乾坤形化者運行之終而復生也故下經始咸恆震巽艮兌動而運行者也然皆終于坎離者運行當止于對待乃能復生也既濟未濟雖非坎離坎離之交也

程子易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既曰從道則所謂易者非易之理乃指易書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子豈欺我哉世儒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作易之意乎聖人之意正在

乎言象之閒也惟變而通之則象可以盡其利鼓之舞之則辭可以盡其神本末一貫皆實事也欲忘末而求本是乃老聃之學豈聖人作易之意哉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觀夫子立此數語則知所以生者不皆在未生兩儀之太極故先師謂一每生二一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則太極便在兩儀中故曰兩儀生四象及生四象則太極便在四象中故曰四象生八卦及生八卦則太極便在八卦中以是推之則太極隨生而立若無與于未生兩儀之太極也但人之爲學苟惟守夫物中之太極則或囿于形而不得其正必須識得未生兩儀太極之本則雖在兩儀在四象在八卦以至在人心皆不失其本然之妙矣此夫子

明卦象之所由所以必原易有太極之本而予思之所謂大本者亦正在乎此學者不可不識也

漸進也坤上爻進居乾下位故曰漸歸妹退也坤下爻退居乾上位故曰歸妹皆主柔爻進退爲義也

咸以神交恆以神運一滯乎形則咸恆之道不全矣

謙陽止乎內豫陽動乎外然皆以順爲用也

盡之豕曰先甲三日巽之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皆所以號令也巽爲號令盡之巽初卦也爲號令之始甲始也盡又爲事故繫之于盡豕焉巽之巽重巽也申號令也庚更也故繫之于上巽焉命令者君之所出故又以五言之

乾漸以一物之次序明爻象咸艮以一身之次序明爻象井革以一卦之次序明爻象

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

凡陽包陰則是陰麗乎陽事之常也震下艮上爲頤頤養正也言陰求養乎陽正也故曰養正兌下巽上爲中孚中孚信也言陰必麗乎陽故曰信（與離同義）凡陰包陽則爲陽陷于陰過常之事也大者爲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謂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與坎同義）與震同觀與艮同大壯與兌同遯與巽同

天數一一中有三以象言之則圓者徑一圍三地數二二中有兩以象言之則圓者徑一圍四此天地之所以分也縱而數之一中有三橫而數之一中有四三之中各有四四之中各有三此天地之數所以同十二也故四十八著以十二約之爲四存一以爲體分三以爲用故天數體一而用三存二以爲體分二以爲用故地數體二而用兩也

天道之常先陽而後有陰先始而後有終先生而後有死今易所言而曰陰陽曰終始曰死生者皆降一等而取其變也蓋自其常者而言之但見其先後兩事而窮焉自其變者而言之則窮而復通未嘗已也生生之道萬古不息者實于兩言之閎盡之矣豈特如世之所謂文從字順而已

或問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而先後不同何也曰仁者生物而

未見貞者幹事而无形故夫子先言德因物之文而禮可見因物之分而義可明故夫子先言物

天地之閒對待流行而已易體天地之撰者也故伏羲八卦圓圖（天地定位至以水火不相射）以對待而作也文王八卦圓圖（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以流行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橫圖（始乾坤屯蒙終既濟未濟）以對待而作也文王六十四卦橫圖（始乾夬大有終觀比剝坤）以流行而作也是知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爲用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爲用學者不可不察也

或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與變數象之所繫先後義未明何也曰夫子之言曲而無不中今且舉其一二例以明之如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所謂參以變也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所謂伍以變也如揲蓍之法分二之後置右揲左復置左揲右左右者所謂錯其數也置揲而復置揲者所謂綜其數也故通其上下往來之變則于賁遂成天之文于渙遂成水之文極其歸奇之數則得十二者遂定老陽之象得二十四者遂定老陰之象得二十者遂定少陽之象得十六者遂定少陰之象也

貞固也以貞固足以幹事取之也貞正也以君子正也取之也蓋貞者隨在各有也立乎事物之中各得其正之謂貞固在剛則曰大貞在柔則曰小貞在君子則曰君子貞在女子則曰女子貞以至在武人在童僕在牝馬莫不皆曰貞焉又以其永久者言之則曰恒貞以其不息者言之則曰不息之貞又自夫用貞者言之當安則曰安貞當居則曰居貞當其可則曰可貞當

其不可則曰不可貞當艱則曰艱貞其利則曰利貞其不利則曰不利貞不可疾也則曰不可疾貞又至于貞之爲用則有吉焉有厲焉有吝焉有凶焉有疾焉有亨焉有勝焉有觀焉有明焉其端不可得而窮也惟善易者隨在玩之則其義莫不皆得其當學者不可以正固兩義而拘之也

易者神之本也神者易之用也貞者易之位也

易者以變易无體而言也神者以妙萬物者而言也貞者以萬物各正性命者而言也易則神神則貞乾之象曰元亨利貞貞則當復爲元矣貞元之閒其易之復乎故大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兼貞之理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兼元之理也易神貞同一理而殊于時學易者當識之

或問仁柔義剛柔爲陰剛爲陽以此而觀則仁當屬陰義當屬陽矣曰仁主生發生發者陽之所爲也義主收斂收斂者陰之所爲也凡物有性有質故以性而言則仁陽而義陰以質而言則仁柔而義剛所以然者陽動生柔陰靜生剛也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先後之序不可易也而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乃坤先乎乾靜先乎動何也曰此章之義主變通而言也靜而復動之時變通之義始著

或問朱子宰言所以生陰陽之太極至于陰陽中之太極則屢言之何也曰自太極而陰陽自陰陽而萬物皆是一貫但時有不同則理氣有異耳未生陰陽之時所謂太極者無聲臭儀象之可求專以此時爲言則淪于虛無無所底止及其生陰陽之

後始有儀象之可觀則其本然之妙動靜之機生生之道眞實无妄有可得而言者以此爲言則學者有定見而免淪于虛無之失矣故孟子言性亦只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求之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而朱子嘗謂舍愛不可以言仁者皆此義也蓋仁之理不可見苟不自其發動處求之則仁之情狀豈可得而言耶須于此等處熟思當得朱子之意然而善學者又當以此通神明之德也

豫遯姤旅言時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

坎睽蹇言時用者言當其時而妙其用也

頤大過解革言時者言當謹其時也

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爲義也

理卽氣之微氣卽理之著性卽情之微情卽性之著皆一貫也但其時有不同故因其發用而立名有異

或問乾之文言可與存義與坤之文言義以方外兩義字有別否曰義只是一義但存義之義是乾之聖人已發在事物之上存之可爲法于世者方外之義乃是坤之君子從心發出以裁制于外者細而審之亦不能無始終次第之異耳以學者言之須是先集聖人所存之義積之于中所積既多自然生得心中所發之義以方于外也以此而分則集聖人所存之義屬乎知而從中所發之義以方外者屬乎行其義之爲義雖不可爲二恐必須如此次第分看然後可識用力之地也

或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說如何曰天命之性正性也心具

正性心之正也謂之敬者戒愼恐懼係其正也謂之直者言心發于內亭亭當當無一毫私曲于其閒也如此則靜時固正動時亦正也是敬以直內之說也謂之義者裁制于中事物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也謂之方者止之于外左右前後各有定則亦不失其正也如此則中之制者固正外之止者亦正也是義以方外之說也

附錄

王厚齋曰伯靑解離九三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于古注補

運幹蔡復齋先生沆

蔡沆字復之號復齋居士西山先生之次子也西山憐外表兄虞英無子與之爲嗣更名知方從母命歸宗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文公學承父春秋之屬先生爰著春秋五論春秋大義春秋衍義等書蘇天爵稱其有功于春秋有補于後學者也又作敬義大旨復卦大要二篇以敬爲入德之門戶義爲一身之主宰發明敬義以示人以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與人講明復卦嘗言人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而厲爲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梓材謹案徐夢發志先生墓未言其爵秩惟節齋撰母江氏墓志云復之領鄉舉復歸其宗崇安縣志且言其官至文林郎兩浙運幹云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別爲九峯學案

西山門人

中散朱先生墊

朝奉朱先生埜並見晦翁學案

楊先生至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節齋家學劉李四傳

蔡素軒先生格

蔡格字伯至節齋先生長子西山先生長孫也號素軒學者稱曰素軒先生行高而德厚學足而望隆性質沖澹持身謹恪教諸子姪必遵先世禮義之訓與從弟覺軒久軒靜軒等自相師友由始至終未嘗少懈時有以佛老之教惑亂衆聽者先生與學者講明孟子盡心章以力詆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廣仁說以自勵其衛道何其嚴哉參蔡氏九儒書

節齋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

陳光祖字世德仙遊人受學二蔡始以父歿王事補官好儒重禮德行政事皆不凡歷除廣東提刑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濂溪祠以崇教道積官朝奉郎參姓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父吉老通春秋三傳學又言先生嘗師事陳北溪又受易書于蔡淵蔡沈喪一遵文公家禮攷北溪文集韶州學師道堂記稱先生爲陳侯益作于提刑廣東時其實先生文亦止云有同窻之契未見其爲師徒唯其子沂爲北溪高弟耳

翁思齋先生泩

翁泩字亂叔一字思齋建陽人節齋蔡氏弟子也有注釋河洛

講義補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熊剛大建陽人爲建安教授勉齋節齋弟子也學者稱古溪先生有詩注解補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別見木鍾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並見西山眞氏學案

熊先生酉

熊酉蔡節齋弟子也嘗爲節齋太極圖解序曰道學之失傳也久矣人心之昏晦也甚矣如太極圖之說世之疑者何其多乎或以繼善成性不當分陰陽或以太極陰陽不當分道器或以仁義中正不當分體用有謂一物不可言各具一太極者有謂體用一原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有謂仁爲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諸說紛紛不一殊不知皆取于易之大意而學者不深考也至文公朱先生屢爲之辯明尚見劾于林栗之章而陳賈僞學禁之請亦由是而階也則夫道之不明不行也姦邪之說阻之也然是理微妙而難明人心昏迷而罔覺先師節齋先生乃能深究精妙著書兩卷酉因侍立得而讀之見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意淡而味遠且比次整齊條理詳密眞有得于聖賢之心者孔子謂易有太極于變易之中而有不易之妙周子云無極而太極于體用之間而有至中之理太極之精本無極也無極之眞卽太極

也世之言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固非所以盡其本而謂太極之上別爲無極者是有二本也學者不觀太極無以知氣之所由始不觀無極無以知理之所由充非先生窮深探微得其旨趣之大則周朱之言何由取信于人哉況時之人察理未精講論未明徒務新奇泥于名數而不思無極者乃至極之所得名不知太極者卽不可加之至理老師宿儒紛紛附和以誤天下後世者多矣未見若先生此書之明且盡者也然則聖賢之心法得周朱而傳授周朱之太極得先生而益顯其光紹前緒揭示後學也厥功蓋不細矣酉不敏不足以表暴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學者有日就月將之功是亦不失作書之本意也 補

何雲源先生□ 別見九峯學案

陳氏家學 劉李五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二終